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讀左日鈔卷五

吳江朱鶴齡撰

十二年荆尸而舉

荆尸陳法之名莊四年傳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

侵隨方言云孑戟也葢參用戟以為陳法

東于九縣

疏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

二年滅黄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使鬬緍尹之又稱文王縣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　按春秋時多有滅其國而後復封之如陳蔡之類此十一國中或有先滅後封者故止言九耳

先縠佐之

注彘季代林父陸粲曰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縠非彘季也按晉有士魴稱彘季杜或緣此而譌孔疏以

季友季路為比謬矣

右轅左追蓐

注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疏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不共卒役所言左右者步卒為之也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分左右軍行之時又分之使在兩廂挾轅以為戰備楚陳以轅為主故以轅表車使挾車嚴兵備不虞也其應在左者則使之追求草蓐令

離道求草為卧具故云為宿備也此在道時則然至於臨戰必各在車之左右也　按詩詁車前曲木上勾衡者謂之軥亦曰轅又周禮車宮轅門注止宿險阻之處當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杜云挾轅為戰備恐亦是此意　傅遜曰如注解以車之右左為用則下所謂前後與中者抑亦其車之前後與中耶且一車之中而凡在右者挾轅凡在左者追蓐亦太煩擾矣葢古之為陳者必有前後左右

中軍楚亦分軍為五而以右軍專挾轅為戰備左軍專追蓐為宿備前軍專斥堠以慮有無後軍為殿以拒後中軍任權謀出令五軍各有所任部分既定號令齊一杜以楚止三軍故為此解獨不觀晉知罃曰吾三分四軍以逆來者四可分而為三三不可分而為五乎

前茅慮無

䟽茅明也在前者明為思慮其所無之事恐猝有非

常當預告軍中使知而為之備也　按杜氏解慮無為斥候蹹伏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皆與軍人為私號者然此乃假晉制而言不知春秋時如何前茅具二説茅為旌識近之

百官象物而動

注物猶類也疏類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所建各有其物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即其事也

以務烈所

陸績曰烈所所者功烈之處所也猶民知義所之所

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

陸績曰坎為衆衆聽于一則彊今變為兊兊少女而弱衆散之象也又坎為川川流則不竭今變為兊兊澤止水川壅之象也葢將帥之貴有法律者能使其下如已之志故謂之律所云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

有不敗乎當讀以如已也故曰律爲句

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陸粲曰夭且不整亦就行師言之說文夭屈也言其

軍法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所以凶也杜注非是

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如此只要徇人

情當時荀林父爲主帥先縠違命先濟韓厥乃謂與

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語爲林父者只合按兵不

惡有所分

動名縠誅之　按朱子此論甚正但先縠違命如此豈肯應名況春秋時偏將皆命卿無主將專殺之法

改乘轅而北之

按太史公列孫叔敖于循吏吾觀城沂之役使封人慮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知敖之能用衆敖鄗之役南轅反旆繼以伍參之言改乘轅而北之車馳卒奔以乘晉師大敗之又知敖之善用謀也此真相才也夫參特嬖人爾一聞其謀即舍已以從不護前不求

勝不妬能所以能光輔楚莊而上與子文比烈也

聽而無上衆誰適從

陸粲曰杜云聽𦖟子趙同趙括按同括有言在楚師

北轅之後此時未也且伍參獨言先縠不仁何嘗及

同括乎蓋謂林父之將令不行軍衆欲稟聽進止而

無上令不知所從也

于民生之不易

注于曰也本爾雅一云吁同歎辭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注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疏下云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知十五乘為一廣也成七年九乘為小偏所以此為大偏也桓五年二十五乘為偏又不與此相對為大小　邵寶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為廣廣之所有百人故曰一卒亦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承副之卒

馬其數如偏之兩兩二十五人也車法在古為偏在今為廣葢舉今古錯言之不直言若干人而必曰卒曰偏曰兩者今法不離于古也　傳遜曰注云十五乘為一廣而傳云廣有一卒則所謂百人者將分屬于十五乘耶抑別有百人耶又云司馬法十五乘為大偏而傳云卒偏之兩則旣云廣又云偏而二十五人亦何所麗耶杜葢以下文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與司馬十五乘為偏之制同而此偏字又即

十五乘為偏之偏故强解之耳愚合下文觀之則廣兵車名楚子即以名其親兵以其兵分為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每車用百人故曰廣有一卒其云偏者葢車之半耳五十人為偏以百人四分之一為承副則逸多勞少自精專無廢事矣傳文太簡奥故難通

內官序當其夜

注內官近官序次也疏為次序以當其夜邵寶曰當夜若今直宿遞持更也與日中之事無與

左射以菆

注左車左菆矢之善者疏兵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居中央故注云左車左樂伯居左故稱左也下云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選好矢而留之知菆是矢之善者

兩馬掉鞅而還

注兩飾也掉正也疏飾無明訓宜是刷刮　兩馬訓飾未詳邵寶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葢驂馬車

旋則其鞅須掉之而示閒暇之意亦在其中矣陳啟源曰據疏杜解同服說必有本又釋文兩徐云或作掚此決非僂兩之義若解爲掉兩馬之鞅則傳語爲不辭矣

士季師七覆于敖前

按前云晉師在敖鄗之間杜氏注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蘙薈可以設伏故士會設七覆于此車攻詩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即此

地也

先濟者有賞

魏禧曰方楚之逐旃而薄晉林父以先濟有賞鼓于軍中中下軍爭舟不得濟是以大敗吾觀鞌之戰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鼓音不衰遂大敗齊師使林父以先濟之賞賞陷陣之士以鼓先濟者而鼓三軍下令曰楚人薄我我退不得濟必殲于河進而死敵可以生林父請先之如此則士氣必倍有死無二吾未

見楚之必勝而晉必敗也士會郤克僅殿上軍而不敗況以三軍之衆而不能抗楚乎

上軍未動

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　趙汸曰據傳上軍雖未動下言殿其卒而退是亦未嘗出陳也杜以上軍未動得言戰則言戰爲虛名矣葢晉人恥以未陳見敗告諸侯因下軍從荀首獲連尹襄老囚公子穀臣故以戰告也

屈蕩尸之

注尸止也或曰尸古本作戶按說文戶護也半門為戶有止之義漢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左氏傳屈蕩戶之據此尸為戶之誤甚明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疏襄十一年鄭賂晉侯以廣車定四年史皇以乘廣死是兵車稱廣不獨楚也此言晉人廣隊下言拔斾

投衡軍行則旆在軍前不是車皆有旆也此是晉人
在軍前載旆之車
楚人惎之脫扃
注惎教也扃車兵闌一曰車前横木西京賦車不脫
扃薛綜云扃所以旗也　傅遜曰兩國交兵乘敵之
困執俘獻馘其常也豈有敵車既陷顧教之使脫扃
乎教之脫扃已不俏馬旋而復教之不尤甚乎脫扃
拔旆投衡凡在車者皆能何晉人必待楚人之教乎

說文云惎毒也葢楚人見車墜不能進即惎而欲害之晉人脫扃乃免馬旋楚人又欲害之晉人拔斾投衡乃出既出而曰吾軍偶敗非如大國之數奔葢以戲之此于事理甚明且傳于宋之狂佼倒戟出鄭人以為違禮若楚人以此教晉與狂佼何異而傳獨無譏乎愚按定四年傳管蔡啟商惎間王室哀元年傳惎澆能戒之杜云惎毒也此何獨異訓傳說甚有理宜從之

有山鞠起弓反窮乎

按說文营藭香草也韻會云营今文作穹穹藭江蘺根也江蘺一名蘼蕪其根療頭痛寒痺腹痛左傳鞠窮即营藭也司馬相如賦芎藭菖蒲　軍中不得正言故為隱語哀十三年傳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與此相類

河魚腹疾奈何

疏叔展言必須入水故以水厄告之云如河中之魚

久在水内則生腹疾無此二物其奈濕何

若為茅絰哭井則已

疏此亦叔展之言也無社既解意令展視井拯已但廢井必多不可知處故教無社令結茅為絰置於井上又恐無社錯應他人更教之云若號哭向井則是已身已叔展自謂也

晉原穀

疏按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上文稱為

鄍子服虔以爲食菜于鄍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于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

十三年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疏清丘晉宋衛盟旣而衛背盟而救陳晉背盟而不救宋故曰惟宋可免責晉衛也　趙汸曰晉景公初年楚方得志于中國晉是時乃以先縠合諸大夫于清丘而稱同盟則豈足以敵楚乎故三國大夫稱人譏在晉也傳不知此義而以不實其言均責三國故

復為宋解之

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張洽曰越椒將攻王楚莊尚思子文而復克黃之所

先縠原軫之孫而滅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

楚矣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

金履祥曰邲之師晉亦盍知而懲艾息民修政于國

而布德加禮于諸侯庶為可耳顧汲汲討貳使扄子

主清丘之盟且楚方加恩于陳而使宋伐之衛方有
恤陳之師而晉又討之遂使宋致楚師而不能救卒
亦并宋失之矣豈非謀之不臧所以失霸乎
十四年亦使公子馮聘于晉
趙汸曰楚子忿晉伐鄭欲伐宋而無名故不假道以
起怨其聘于晉亦非好也以怠晉之救宋也
投袂而起
呂氏春秋楚子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

屨及于窒直結反皇

疏莊十九年鬻拳葬于絰皇注云絰皇冢前闕闕闕門也此作窒彼作絰字異音同未知孰是　按孔氏之意葢以窒皇即是絰皇然非也杜氏于絰皇云冢前闕于此云寢門闕分别甚明皇即堂皇之皇凡門有闕者皆得名之窒皇在寢門之内安得有冢乎

車及于蒲胥之市

邵寶曰寢門之外遠于窒皇蒲胥之市遠于寢門之

外僂人進僂追而及于室皇前此未及僂也鉤人進
鉤追而及于寢門之外前此未及鉤也車人駕車追
而及于蒲胥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葢與師之速如此
于是有庭實旅百
注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于庭以荅賓疏劉炫曰莊
二十年庭實旅百杜云諸侯朝王所陳此聘而獻物
亦實百品于庭非謂主人也仲孫勸君行聘惟當論
聘義不宜言主之禮脩豈慮楚不見報而言此乎

十五年築室反耕者

注築室於宋分兵歸國示無去志　孫武子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克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絶其强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此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

注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

門者之姓名而利道之華元葢用此術得以自通按杜氏云云兵法所謂用間用諜也然楚之軍政素嚴子反不應疎脫如是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闉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闉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為有理子反懼

邵寶曰子反何為而懼懼華元之脅也盟豈得已哉論者謂華元輕見情實以為非純臣殆非知華元者故文反正為乏

許慎說文序蒼頡作書葢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體反正為乏服䖍云言人反正者皆乏絶之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妖災生則國亡滅乃乏絶之道也

冬蝝生饑幸之也

趙汸曰秋生螽冬又生蝝經本為一歲再生紀異文偶與下饑相連傳通饑釋之以為幸之也注又以為

喜而書之誤益甚矣

十六年且為大傳

疏天子太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太傅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上公九命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晉為伯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太傅陽子太師賈佗則晉嘗置二孤

于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列子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貎察眉睫之間

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文子曰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殘之晉侯聞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十七年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疏劉炫曰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為文後凡嬪妾子為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　趙汸曰太子之母弟謂適子也適子之生禮雖降于世子而視庶子則有加矣故世子為君適子得稱弟此周制也庶子為君而母弟亦稱弟者時君以同母故優其禮秩使異于他庶子故史亦稱弟此禮之變也

十八年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愚謂此時孟獻子季文子皆賢大夫也歸父欲去三桓亦非善謀姜鳳阿云晉徵斷道之盟魯不得不往既受盟魯又不得不修好此歸父所以如晉也使果欲去三桓仗晉以行事則歸父被逐何以不如晉而如齊乎左氏云云恐傳聞非實此説得之

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大援謂晉也行父不欲事齊故云然　按傳文明是

行父忌歸父之寵而追治其父襄仲之罪時宣公已
没故昌言于朝而無忌耳

逐東門氏

王樵曰行父始與襄仲同謀以成宣公之簒後因歸
父欲去三桓又假殺適立庶之説以逐東門氏季氏
不臣之跡于此見之矣臧孫許身為司寇陽怒而不
力爭反代為逐之謂非季孫私黨吾不信也陸粲曰
許者季氏之孚也始則陽為正言以微立異同繼而

曰許請去之則其本情著矣自昔強臣欲除異己者未始不有奸人左右之是故臧孫嬰怒東門遣陽畢造謀欒逞族陳豹獻侯闞止誅卒皆以翦公室而潛移國命吁可畏哉

成公

元年為齊難故作丘甲

袁黃曰周禮鄉遂之民以五起數一家出一人為兵萬二千五百家為鄉故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凡七萬五千人都鄙之民以四起數七家出一人為兵

王畿千里六十四萬井出車萬乘萬乘凡七十五萬
人大國三軍千乘準此計之自晉惠公作州兵則二
千五百家成一軍而一鄉一軍之法廢矣魯成公作
丘甲則一丘十六井出一乘而一甸一乘之法亡矣
按此說丘甲依杜氏注胡氏非之說州兵亦與注
疏不合姑存之備考
二年辭請曲縣繁纓以朝
注曲縣軒縣也鄭氏曰樂縣謂鍾磬之屬縣于筍簴

者軒縣去南面避王也其下有判縣去北面又有特縣縣于東方或階閒而已　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天子諸侯皆有繁纓之飾鄭氏云樊讀鞶帶之鞶令馬大帶也纓令馬鞅也玉路金路象路其鞶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

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韓非子郤子之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

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徇是重不辜重不辜民之
所以起怨也起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
不詧也且韓子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若非罪人
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也郤子
曰以徇不足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何言分
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
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
望郤子之得之也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

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絶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舉石以投人

吳澂老子注用兵示弱者謀深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强者慮淺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兎敵不及拒斯能勝之矣秦

師過周超乘三百竟敗于崤齊兵入晉𥓲石投人竟敗于搴此恃强不勝之驗也

三周華不注

水經注濟水又東北逕華不注山虎牙桀立孤峰刺天青崖刺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左傳逢丑父使如華泉取飲即此水也留青日札左傳華不注人皆讀入聲誤也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不作跗得之言此山孤秀如華跗之注于水太白詩昔我遊齊都

登華不注峰兹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此其證也

韓厥俛定其右

注俛俯也車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疏言此者為下丑父與公易位由厥之俯故不覺其易綦母張益助厥定右故並不見之也

丑父寢于轏中

注轏士車疏轏與棧同周禮士乘棧車　按丑父寢轏中以下是叙戰前一夕事葢丑父卧轏車中擊蛇

肱傷及旦而隱匿之仍為車右故不能推車為韓厥所及若是戰日方為齊侯車右安得寢于轏車中耶

丑父寢轏之上疑有闕文

丑父使公如華泉取飲

酉陽雜俎華不注泉齊頃公取飲處方員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投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

按齊世家云郤克舍丑父丑父遂得亡歸齊是時丑

父已脫歸齊而齊侯不知故出入晉軍以求之也

楯冒之以入于衛師

愚謂楯所以捍敵者狄卒皆抽戈欲犯齊侯齊侯冒之以楯而復入于衛師衛師不敢犯故齊侯得免也

杜氏注欠分明

齊侯使賓媚人

疏經書齊侯使國佐如師故知賓媚人即國佐也賓媚人未詳是何等名號　按定九年傳齊侯致禚媚

杏于衛注云三邑在齊西界可證娟乃齊邑娟人邑大夫時使之接對賔客故云賔娟人耳

盡東其畝

注使壟畝東西行　按晉師至齊必渡河經齊之西境故齊之耕者還其壟畝于東留西隅以便晉之驅驅侵注西字衍文耳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陸粲曰物土之宜猶後傳物土方之物物相也相土

之所宜使之或南或東也杜注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非是

五伯之霸也

孫復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諸侯孟子所謂五霸者
伯也李泰伯持此說　顧炎武曰有三代之五伯有
春秋之五伯杜氏左傳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
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之五伯也趙岐孟子注齊桓
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春秋之五伯也二說不同據

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為五亦不當謂繼此無伯而定于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于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歳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若孟子稱五霸而以齊桓公為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

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勾踐遂報强吴觀兵中國稱號五伯子長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然則言春秋五伯者當列勾踐而去宋襄斯得之矣愚謂五伯者當以杜預說為正穀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是周時止有二伯也宋襄不成伯秦穆止霸西戎耳楚莊則以夷猾夏而乃

與桓文並列哉孟子注所云五霸乃俗儒陋說杜氏注五霸本於應劭風俗通當以此為定論

公會晉師于上鄍

陳傅良曰傳言四卿要公故不書上卿之會杜云史闕非

司馬司空輿師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按周禮大夫再命此司馬司空皆一命者春秋之時

其事異于周禮故大夫一命

用蜃炭

疏周禮掌蜃掌共闉壙之蜃鄭注以蜃禦濕也又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劉炫云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也

是天子欒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

列女傳夏姬美好無匹内挾伎術老而復壯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卿爭之莫不迷惑失志姚寬曰徵舒

弑靈公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十一年至巫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尚能有孕姬凡九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宇文士及粧臺記序云春秋時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

雞皮三少

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

疏此王車雖行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使御者居中令蔡許二君居王車上當左右之位若夾衛王然

卿不書邇盟也

陳傅良曰傳釋六國之大夫皆書人以其從楚也

按邇之也于文反正為之

未有職司于王室

林注鞏朔為上軍大夫名位卑微未達于王室　按

大國三卿其二卿命于天子觀此語則當時周禮尚

未全廢

三年次國之上大夫至下當其下大夫

永嘉徐氏曰此臧宣叔之言禮記王制剌取為說葢春秋時士大夫以為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藉口周制如此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辭于是垂隴之會三國之君在焉而士穀專之新城之盟七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專之未幾而棐林之師以四國之君令晉大夫而敵齊侯溴梁之盟以大夫而傲其君皆始于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之說也而君臣之分紊矣國雖有大小君臣之分豈可紊哉左氏所言

乃當時之失周初班爵五等必不然

君為婦人之笑辱也

宣十七年傳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先歸謀伐齊　注跛而登階故笑之穀梁傳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

五年山有朽壤而崩

壤國語作壞按壤壞二文相近故有譌然說文釋崩亦曰山壞也

六年說欲襲衛伯宗曰不可

葉夢得曰傳文與經絶不類晉伯宗為主帥不應不見于經且夏陽說合衛師侵宋而反欲侵衛亦首尾自相戾合依經文

沃饒而近盬

注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說文盬河東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一十六里盬雖是鹽獨此池之鹽名為盬也周禮作苦鹽直用不湅治散鹽鬻

之

其惡易覯

傅遜曰惡即下汾澮以流其惡之惡杜以為疾疹字同訓異何也據獻子言沉溺重膇之疾猶在墊隘之後不應于此遽云其疾易成又按爾雅訓覯為見其惡易見言水淺故垢穢易見耳

民愁則墊隘

陸粲曰墊隘孔疏言地之下濕狹隘此正訓也或疑

此傳文有誤當作易覯則墊隘墊隘則民愁于文理為順

近寶公室乃貧

林注國近寶則民皆逐末而不務本貧富不等富者不可增稅貧者易致流亡公室所由以貧也　按林解最明盤庚去耿遷殷不取沃饒之利亦此意

以申息之師救蔡

一統志今汝寧府信陽縣古申伯國唐為申州春秋

時為息侯國　林之竒曰楚以申息為經營中國之本故三軍二廣不常出大抵用申息之師僖二十五年以申息之師戍商密二十八年敗城濮曰其若申息之老何成六年以申息之師救蔡其後囊瓦敗申息之師于桑隧昔宣王之世申伯實以王舅為南國之屏翰所以扞城王室秦漢之時南陽為要地故楚有圖北方之志其君恒居于申大合諸侯亦在焉

武子曰善鈞從衆

陳禹謨曰夫人三為衆固也如以常情論莫衆于八人而三人為少不欲戰者三人而惟是之從不幾違衆乎不知此正其善從衆也蘇子曰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欲言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武子得之矣鄢陵之役不欲戰者惟范文子而郤至不能從卒以貽其内憂彼葢知從衆而不知從善也

七年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注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葢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邵寶曰言一卒必曰以兩者謂乘車之卒也巫臣以車卒百人適吳故曰兩之一卒于其中舍二十五人于吳偏偏法也兩之一一兩也　傅遜曰如杜解則卒大于兩傳當言卒之一兩不當言兩之一卒也下偏兩之一傳當言偏兩皆一不當言偏兩之一矣今順文觀之則所云兩者即車也漢書注輪輮

兩兩而耦故曰兩詩所云百兩孟子所云三百兩非指二十五人為兩也楚廣之制車用百人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蓋車之半邊為偏每偏有二兩共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非偏兩之一而何若泥司馬法之偏兩便難解矣　孔氏疑傳文有誤今從傳說文義似順而于二十五人為兩之解亦可通

教吳乘車

玉海陳祥道曰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制動則足以衛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裝有所齎鄭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邲之戰楚君之戎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云十五乘為大偏九乘

為小偏其尤大者有二十五乗之偏則鄭魚麗之偏二
十五乗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乗之偏也巫臣所
舍之偏九乗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
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
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　吴利舟檝非得車騎
之用不可通於上國巫臣以此强吴卒亦以此喪吴
蠻夷屬于楚者吴盡取之
林之竒曰楚人禦吴以江故用舟師吴人撓楚以淮

故用車戰吳伐巢伐徐淮西也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師一敗而吳得入州來滅巢及鍾離矣是則亡郢始于入淮

八年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注莊姬晉成公女趙朔妻朔盾之子也䟽史記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按傳趙衰嫡妻是晉文公女若朔妻成公姊則亦文公女父之從母不可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

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女故杜從之史記又稱
屠岸賈有寵靈公此時為司寇追論趙盾弒君之事
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按成二年傳鞌之戰欒
書將下軍則于時朔已死矣同括為莊姬所譖至此
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是時晉君明諸臣
强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
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山中居十五年因晉
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氏違背馬遷

妄說不可信也　愚考左傳原屏之殺實莊姬為之非由屠岸賈也且莊姬畜子武于公宮則武無亡匿之事矣莊姬既畜武而朔客程嬰又持其子匿山中將有二趙武乎只此一端史記之謬顯然若夫莊姬之非成公姊趙朔之不與同括偕死孔氏疏已辨之矣又考趙武朔之子也趙朔之死經傳不載史記晉景公三年屠岸賈追討趙盾弑君之罪攻趙氏于下宮殺朔朔妻有遺腹走匿公宮此當是實傳云武從

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乃追序殺朔時事不在討同括時也不然莊姬譖殺同括與朔何與而乃誅及其子乎　王樵曰據左傳則趙氏之禍由莊姬據史則趙氏之禍由屠岸賈其說牴牾不可合余嘗深考之則屠岸賈弒趙朔自一事也趙莊姬譖殺同括又一事也觀鄭人追討歸生弒君之罪斲其棺而滅其族則屠岸賈之事安可謂無乎崔杼弒君崔慶黨之滅崔慶之族者盧蒲嫳及莊公之嬖人盧蒲癸

王何也屠岸賈亦猶是矣但史記謂同括及嬰同見殺于下宮之難則傳聞之訛耳至于趙武畜于公宮則左氏史記胳合益朔死于下宮之難盾之系幾絶而盾之異母弟同括嬰專趙氏之政嬰通莊姬同括因而逐之然中心未必不出于爭權故内則莊姬怨之而行其譖外則欒郤成之而爲之徵趙武之匿始則虞屠岸賈之害終則以武之尚存必非原屏利故從姬氏畜于公宮及原屏既死韓厥始言于公而立

之事之本末如此

唯或思或縱也

陸粲曰有思啟封疆者有縱弛不設備者故得兼幷

以成大國

勇夫重閉況國乎

按巫臣之為莒慮非愛莒也懼莒之不戒折而入于

楚也觀明年楚遂入莒可見

九年稱太子抑無私也

疏稱太子少小之事以明已之至誠無所私也

十年居肓之上膏之下

注肓鬲也心下為膏　杜注本賈逵之說傅遜曰考素問刺禁論鬲肓之上中有父母楊上善曰心鬲上為肓心為陽父也肺為陰母也愚謂鬲者陽也自鬲以上皆心肺潔清之屬自鬲以下皆腸胃汙濁之屬故晉人言酒有鬲上鬲下之分是心在上鬲在下固已而心下有微脂為膏鬲上有薄膜為肓素問痺

論云熏于肓膜注云肓膜謂五臟之間鬲中膜也此正與心下之微脂相對者二豎居膏肓之上下則于腑臟畧無所係為至虛之處非經絡所關故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也今韻書釋肓皆云心上鬲下其謬甚矣

饋人為之

為之注疏讀如字言治麥食也

十一年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

按此外弟外妹是謂出母之子女先嫁管子夷所生者與舅之子曰外兄弟不同　氏族考魯惠公之子尾字施父其孫以爲氏又有少施氏愚按禮記有少施氏孟子有孟施舍即此施氏也趙岐孟子注孟姓施發語辭本誤而集注因之失之未考也

十二年盟于宋西門之外

按此傳與經不合疑傳文有誤劉原父王方麓已辨之詳集說

金奏作於下

金奏肆夏本天子享元侯之樂而又作之于地下無禮甚矣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按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諸侯外為扞城内制其腹心　陸粲曰所引二詩分屬治亂上文云及其亂也畧其武夫以為腹心股肱爪牙即繼之以此詩則所謂公侯腹心者非治世之美

詞矣古人引詩大率斷章取義杜亦云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此乃為舉詩之正以駮亂義得毋與前指異乎　愚謂杜此注全與引詩意相反恐是下文天下有道三句注語誤置之此耳　疏晉楚世為仇敵嘗有相害之心故卻至言世治則自守世亂則相侵以答一矢相加遺之語

十三年殄滅我費滑

注滑國都于費今緱氏縣括地志緱氏故城古費城

在緱氏縣東南二十五里即滑國　顧炎武曰春秋時有兩費其一成十三年殄滅我費滑注云滑國都于費今緱氏縣襄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秦滅滑後遂屬鄭耳其一僖元年賜季友汶陽田及費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按隱元年已有費伯字庈父豈即此費後以之封季友歟

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

注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　陸粲曰經傳書赤狄白狄皆標其號文公所奔之狄傳不言赤白此杜臆說耳孔氏云未必晉于白狄別無昏姻

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注不更秦爵疏此傳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葢後以漸增之商君定為二十非商君盡新作也　按秦爵二十等四不

更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見漢書春秋之時秦楚皆不從周制故官名與諸國不同

十四年先君宗卿之嗣也

疏世本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

春秋之稱微而顯

只言春秋之善所以可稱者云耳非杜氏權衡之說

讀左日鈔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左日鈔卷七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許鳳舉

讀左日鈔卷六

吳江朱鶴齡撰

十五年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趙汸曰凡稱人執者史策之恒辭稱君執者經變文與伯主以討賊之義也傳例不知篡奪之罪重于虐民

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

按曹伯殺太子自立乃罪之大者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正天討所加獨是戚之會曹伯在列則當時已赦之矣赦之而又執之所以國人屢為之請子臧辭位逃宋全是為曹伯地子臧立則曹伯不得歸國矣假令晉執在先曹伯不與于會其時即使子臧承王命而為君子臧雖守節亦安能不立哉

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

趙汸曰華元出入皆挾晉為重魚石所以止華元實

畏晉耳

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

按華元先自罪出奔欲挾晉以制桓族也魚石追之許討亂而後反使桓族不能怨已也及五大夫出奔又僞自止之既不從遂閉門拒之節見見華元機智出人是定亂妙手但魚石既請討蕩澤何事又出奔疑魚石直與蕩澤同惡耳辨詳集說

伯州犁奔楚

注伯宗子　王應麟曰晉語索士庇州犂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犂于荆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祖孫皆以義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于傳故表而出之又曰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武子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于諂諛故以朱游為狂晉士習于曠達故以卞壼為鄙

十六年敗諸汋陂

按注汋陂宋地或以為即鄧艾芍陂屯之地在今壽州然春秋時恐屬楚境宋不應敗鄭于此更詳之

詳以事神

傳遜曰正義云詳者祥也古字通用李巡曰祥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獲其祥愚謂詳者慎也詳慎乃所以事神也如李說于文未順

致死以補其闕

闕謂軍國之事有所闕乏杜云戰死者非

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

愚謂范文子外懼之說誠有遠見但此說當堅持于未濟河之前既遇楚師則不可中止使晉師先却而楚以乘廣全力蹙之于河能無蹈邲之覆轍乎

楚晨壓晉軍而陳

晉尚未陳楚陳偪之晉不得出故范宣子欲陳軍中塞井夷竈

欒武子欲堅壘而待

林注軍屯必鑿井結竈以自給今為楚壓晉軍戰地迫狹故自塞其井自平其竈以為戰地劉寅曰塞井夷竈即項羽沈船破甑持三日糧之意欲專一士心奮勇而戰

虔卜于先君

按邲之戰楚為先君宮告成事鄢陵之戰晉虔卜于先君可證古者出師必載遷廟之主以行

皆曰國士在

注晉侯左右皆憚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卻寶曰皆曰二字即蒙上伯州犂苗賁皇言之二人各以本國之情告故州犂則以賁皇為國士賁皇則以州犂為國士愚按此服虔説也較杜氏為順或疑賁皇既言不可當何故下復有必大敗之之説然先稱其强後乃為晉侯畫策此亦何不可通耶

射其元王中厥目

注離為諸侯又為日疏離為諸侯者禮器大明生于

東君西酌犧象鄭云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說卦離為日故為諸侯

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陸粲曰注不解札義按太玄曰比札為甲考工記注革堅者札長疏云一葉為一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注云札木簡之薄者甲之革緣如之

有韎韋之跗注

詩注韎茅蒐染也茅蒐今茜草賈逵云一染曰韎跗

注戎服自要以下注于脚跗

諜輅_{五嫁反}之

疏諜所以間敵者輕兵覘敵亦謂之諜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

時石首御鄭伯在君側者敗則君亦敗矣故曰敗者壹大唐苟為車右稍遠君矣故曰我不如子葢言分當死也

若之何憂猶未弭

傳遜曰憂猶未弭謂君甍太子弒杜舍之而以將從
子臧為言謬矣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注僑如于是遂作亂豹因奔齊　傳遜曰昭四年傳
云穆子去叔孫氏宿庚宗婦人私為食而宿焉後歸
婦人見子豎牛又云適齊娶國氏生孟丙仲壬至宣
伯奔齊穆子饋之則豹實先在齊僑如始往故服虔
以為豹此時從齊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

不忘宗國白國佐為魯請逆正義强欲宗杜乃云豹既在齊非復魯臣聲伯安得使之魯人豈更無可使者而必使他國之人耶愚謂豹避兄亂而奔何罪之有其賢必聞于國故聲伯使之且豹必在齊數年而後豎牛為奉雉又娶國氏而生二子亦豈一二年間事此必先奔齊無疑傳逸之耳若豹之使晉不復命而奔齊則為罪大矣果因使而奔傳何以不言服虔之說得之

食使者而後食
注使者豹之介踈時豹以僑如之難因逆晉師遂奔齊故惟介反命
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按豹先時在齊故僑如奔齊之後即召豹歸魯立為叔孫之後杜以召豹為言其終恐不然
十七年使其祝宗祈死
邵寶曰膏肓以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

以㫖行有遺命以擿暴未聞死可祈也然范文子祈死而死叔孫昭子祈死而亦死豈冥冥者實有以聽之耶抑適當其數盡之時耶

死之不恤而受敵使

穆文熙曰欒書之譖郤至其機甚深豈惟厲公中主亦必惑之然鄢陵之役方戰而受敵遺弓亦至有以招之耳

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陸粲曰蒙衣乘輦之事路人恥之卿大夫知而弗言則奚以正國矣鮑子雖亡足不為病而仲尼顧笑之歟洩冶死曰無自立辟鮑牽刖曰知不如葵立論若此為善者懼矣葢周之衰士不聞義而以苟容為賢又藉口于當時之大人以護飾其短者皆是類也是豈可以訓後世耶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

周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之孫襄公之孫

惠伯談晉有驪姬之譖不畜羣公子故周適周事單

襄公

抽戈結衽而偽訟者

注衽裳際偽為清沸魋訟　長魚矯以戈藏于裳際

偽與清沸魋訴曲直于郤氏者出郤氏之不意而殺

之舊注未分明

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韋昭曰違兵者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今未可膂與

弑君

十八年齊侯使士華免以戈弑國佐于内宫之朝

士士官也士官掌刑故使殺國佐　疏夫人宫有朝

羣妾之處葢齊侯召入與語而殺之

師逃于夫人之宫

按注云伏兵内宫恐不勝此誰之兵耶國佐自外庭

而入必無伏兵之理若以為齊侯恐不勝而伏兵則

國佐既誅矣師又何逃焉愚謂國佐自盟徐關之後

不臣之形已著其入内朝也齊侯盍以計誘之佐心懷疑懼必挾其徒衆而入華免揮戈其衆遂蒼黃駭散逃于夫人之宮此亦事理所宜有以為伏兵殆不然矣

右行辛為司空

疏僖二十八年晉作三行彼云屠擊將右行辛即屠擊之子孫也

魏絳為司空

疏世族譜魏顆魏絳俱魏犨子顆别為令狐氏絳為魏氏葢顆長而庶絳幼而適也

以塞夷庚

按夷庚正義云平道也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善注夷常也辨亡論旋皇輿于夷庚注引繁欽辨惑吴人以巨海為夷庚皆非

書順也

十二公中甍葬皆得其正者惟成公成公盖賢君也

于其處穆姜安季孟遂僑如見之

襄公

元年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注孟獻子自鄫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　按杜此語不可信疏亦疑之傳云以鄫之師則魯師在内矣

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

趙汸曰諸侯不服天子之喪自東遷則然傳初無一語及之于是以朝聘為禮葢無足辨杜云未赴胡云

已赴皆其末爾

二年于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

疏子駟為政已是正卿知當國者為攝君荅鄭介晉楚之間成公顧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

官命未改

疏言建官命臣悉皆未改不可即違先君　陸粲曰官命猶言公命耳疏解非

請城虎牢以偪鄭

王應麟曰齊晉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葢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皐虢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楚漢爭之在德不在險信夫

三年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吴

疏賈逵謂組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裹公族所服被練以練

為甲裏甲者所服按甲貴牢固二說皆不愜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為文者被練不言甲必非甲名故以為練袍被于身上雖並無明證要為近之

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按是役也傳言楚子重克鳩茲至于衡山一統志衡山在今湖州府城南一十八里即横山楚何以越長江之險深入吳地至此蓋子重以鄢陵之敗勢稍不

振懼吴之合於中國也故先威吴以制之不知千里趨利必蹶上將軍固兵法之所忌也吴人要其歸路鄧廖就禽此可為越險輕進之戒

晉欲修吴好為合諸侯

凌稚隆曰晉人以楚强難制而與吴修好使之數反于其内以分楚勢深得事機嗣後漢高帝令彭越數反梁地為項王害其謀葢本此

對曰赤也可

大戴禮孔子云國家有道言足以興國家無道默足以容葢銅鞮伯華之所行觀于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葢介山子然之所行也說苑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按羊舌赤之賢如此而其事不甚著于春秋

四年金奏肆夏之三

按三夏周禮謂之肆夏韶夏納夏魯語謂之繁遏渠

故杜以為一夏而有二名周禮注引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劉炫曰杜解未甚當上言文王之三文王是其一大明綿是其二鹿鳴之三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若樊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陸子餘以劉說為然

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

注元侯牧伯疏元長也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

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周禮大宗伯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也伯長諸侯為方伯也

季孫曰畧

傳遜曰杜云不以道取為畧此謬解也姒氏襄妾母文子之意以妾不可僭適故曰畧葢謂簡畧其禮也匠慶以為小君之喪云云文子不敢拒之故以夫人之禮書薨夫子亦因之而不改耳

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陸粲曰定姒非守適也季文子不欲成之為夫人不得已於匠慶之諫而猶欲簡於禮焉故請木而微應之曰略用蒲圃之檟而禁之則嫌於為已也故不禦季孫之志如是而已謂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不已過乎

伯明后寒棄之

疏伯明君此寒國之時棄不收采

靡奔有鬲氏

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真文忠公辨之云靡忠于王室如此攷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靦顔事讐者哉　愚按哀元年傳羿既篡夏相奔二斟浞用師伐二斟以滅相靡是時不知何事此傳云家衆殺羿靡方奔有鬲豈靡前此嘗自相而往事羿耶或以羿好田姑事焉而乘其釁以圖之耶不可臆斷存疑可也　魏禧曰據傳文夏故臣靡事羿迨寒浞滅羿靡奔有鬲氏以興少康按羿逐后相二

十八年而浞殺羿浞篡四十年少康復辟靡當相逐時為夏臣非幼弱可知身歷羿浞垂七十年然則祀夏配天之日靡當年百歲矣上古雖氣運敦龎然年百歲者亦少靡身事賊臣三十年羿敗而後竄伏草土又四十年靡固有老謀獨不念上壽難倖得此七十年間脱令先少康死則萬世後當與莽大夫唐六臣並列然靡且安然為之何耶哀元年傳說少康之興不及臣靡恐此傳所云未實

以滅浞而立少康

注少康夏后相之子疏傳言羿代夏政又言在帝夷羿羿必自立為天子矣當是遂出后相羿乃自立相依斟灌斟尋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能誘殪方能滅浞而立少康計少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

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

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

愚謂晉悼公英武人也其好田豈淫于原獸者之比不過為諸戎薦居欲一舉滅之所以不忘武事耳魏絳先有和戎一策在其胸中恐遽陳吾說未必迎刃而解故以后羿遊田之戒及辛甲虞人之箴層次引入悼公遂恍然悟到和戎然後以五利之說進此納

諫英主之法也

戎狄荐居

疏釋言謂荐再也孫炎曰荐草生之再即荐是聚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按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說是陸粲曰今按古字荐薦也漢書終軍傳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

國人逆喪者皆髽側瓜反

疏髽字從髟是髮之服也杜用鄭衆説言麻髮合結當麻與髮相半結之檀弓魯婦之髽而弔也自敗于臺駘始也

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

裘古叶渠之切駘釋文徒來反叶音當讀怡

五年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

劉敞曰傳言壬夫貪則共王殺之當矣何謂不刑解經若此取舍安從哉　傅遜曰春秋諸國惟楚英賢

最多蓋楚親疎參用而執政者皆其公族一有僨事旋即誅死無少貸與晉齊魯諸國殊異所以强大累世而威權畧無下移後之用人者可以監矣

六年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

陸粲曰謂不堪司武之任杜注云不足以勝敵非

子罕善之如初

按注云子罕雖見辱不追怨所以得安服虔云子蕩之罪大矣子罕初遂之以正國法及子蕩射其門乃

復善之如初是為茹柔吐剛非所以守法也此論較杜為優

七年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按此謂祈穀之郊也祈穀之郊在孟春周為三月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衡而委蛇必折

按衡古横字横者不順道也言以横道而為委蛇其人必將毀折

子駟使賊夜弑僖公

按鄭世家云子駟使廚人藥殺釐公與傳畧同而經不言弑下又書葬王方麓云比與楚子麇書卒楚公子比書弑之類皆當闕疑辨詳集說

九年備水器

注盆甕之屬　周禮凌人春始治鑑音咸去聲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

疏周禮有遂大夫五縣為遂鄭司農云王國百里內
為六鄉外為六遂鄭玄云郊內比閭族黨州鄉郊外
隣里酇鄙縣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尚書費誓魯人
三郊三遂亦以郊內郊外别之郊內屬鄉郊外屬遂
華臣言具正徒不言其事者以是郊內之民供救火
百役即上畜水潦積土塗之類非惟救火若郊保之
民既遠故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直救火而已
便樂遄庀刑器

注刑器刑書疏鄭鑄刑鼎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此言刑器必不在鼎或書之于板號為刑器耳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注二師左右二師也鄉正鄉大夫也疏周禮鄉大夫屬司徒此鄉正言二師命之者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也宋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宋置六卿況四鄉乎

或食于心或食于咮竹又反以出内音納火

疏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玄曰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為之林注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不見則禁民放火是謂納火　劉用熙曰食于心食于咮猶食邑之食謂封火正于火之分野使掌出納之政令非如注謂死而配食也下云以出納火則不在既死之後又下云火

正闗伯居商丘甚明

咮為鶉火心為大火

疏春秋緯文耀鉤曰咮謂鳥陽七星為頸宋均注陽猶首也柳謂之咮咮鳥首也七星為朱鳥頸也咮星為火之候故于十二次咮為鶉火釋天云大辰房火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九月則伏在日下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疏周易之爻惟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八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揲蓍求爻繫辭有法其揲所得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占七八之爻二易並亡不知實然與否賈鄭諸儒相傳為此說者此言遇艮之八下

文穆姜云是于周易晉語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于遇八之下别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　林注遇艮之八益艮卦六爻三上以九變初四五以六變得二得八不變此朱文公之説

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

疏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總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為

言

斬行栗

疏行道也行栗道上之栗周語云列樹以表道知此行栗是表道之樹

三分四軍

分四軍為三部杜用鄭衆說也更休迭出以逸待勞此制人於不戰者子胥用此法楚於是乎始病

大夫門子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文選注門子卿之適子將代父當門者

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啖助曰左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葢誤重說也古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作傳者承兩國之舊史月數不同遂兩載之王樵曰荀罃欲分兵以敝楚後來三駕即用此策

也左氏于乃盟而還之下又記晉人不得志于鄭十二月癸亥復伐之門其三門杜氏不悟其誤因云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與前注自相戾

閏月戊寅

按閏月二字宜依杜氏作門五日葢後人傳寫誤合門五為閏又誤轉日為月耳

晉侯以公宴于河上

趙汸曰公有適祖母之喪晉侯不當與宴季武子不

能以公固辭皆非禮晉平湨梁之會亦與諸侯宴于溫諸侯在喪廢禮其來遠矣孔氏謂傳皆無譏則卒哭後得宴樂何其謬歟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

一終猶今俗語一匝也疏知是歲星者歷書木星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

以先君之祧處之

疏天子有二祧諸侯無祧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

謂始祖也諸侯五廟則祧始祖是亦廟也　傳遜曰魏鶴山云祧取廟外之兆域為義此說是也周禮守祧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爾雅地謂之黝墻謂之堊非兆域而何愚按祭法遠廟為祧固然魏說亦有據故存之

口血未乾而背之

疏凡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

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于口定八年傳涉佗捘衛
侯之手及腕又襄九年傳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
輸積聚以貸
傳遜曰此委輸之輸杜訓盡也非
十年會吳子壽夢也
注壽夢吳子乘疏十二年吳子乘卒則乘是名也
城小而固
孫武子城有所不攻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

不為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為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偪陽城小而固苟營謂勝之不武弗勝為笑是也

縣門發郰人紇扶之以出門者

疏縣門者編板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偪陽之門已有入者縣門乃發郰人紇扶而舉之以出門者門者謂攻門者也服虔云扶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　按林注云偪陽

人發縣門以閉攻城之士與疏解不同然非也據襄二十六年傳楚子伐鄭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氾而歸時鄭以子產之言不禦寇則發縣門而獲九人者乃楚師也林亦主鄭人言與此同失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林注狄虒彌左手執車輪蒙甲之楯右手自拔一戟以當一隊之軍戟長一丈六尺每隊百人

親受矢石

疏服虔謂古者以石為箭鏃引國語楛矢石砮為證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言周禮職金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玄云用金石者作鎗雷之屬雷即礌也兵法守城用礌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下礌成雷榛殘木碎是也

請以桑林

注桑林殷樂名疏經典言殷樂為大濩此復云桑林者葢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人之大武象武也或曰湯

禱桑林而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注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疏明堂位季夏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惟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知別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然則禘為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賓得同之敬隣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

劉炫曰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于禘
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既久遂以為常荀偃士匄
引過謬之事以諂晉侯使聽宋耳

納諸霍人禮也

注霍晉邑疏知霍人為霍邑者漢樊噲傳云攻霍人

是霍人邑也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疏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

雄韻蒸韻陵是也

牲用備具

按書微子犧牷牲用孔傳云器實曰用觀此傳文牲用明為二事杜獨言犧牲誤

騂旄之盟

陸粲曰騂赤牛旄旄牛也爾雅有犣牛郭注旄牛也

其能來東底乎

按說文底下也東底猶後漢馮異傳所云崤底杜訓

底爲至于此難通

十一年各征其軍

注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䟽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家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

三子各毁其乘

䟽往時民皆屬公國有二軍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已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

已有不須更立私乗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乗部

伍分以足成三軍

以其役邑入者無征

疏役謂共官力役今之丁也邑謂賦税今之租調也

孫琮曰陳氏謀齊以家量貸以公量收誘其民使

歸已季氏專魯入者無征不入倍征驅其民使去公

奸人竊國權術大畧相類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

邵寶曰于三分得一之中使半為臣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所謂半也盡為臣則子弟父兄皆歸巳矣　愚按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叔孫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一家之中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如叔孫所取而又于其中課取子弟之一分半以歸公也彼傳順序此傳倒言之卲解非是

司慎司盟

疏司慎不知指斥何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陸氏曰夫子嘗言惡鄭聲恐其亂雅樂樂之雅鄭不別於詩而別於聲其聲中正和平則雅姚冶輕儇則鄭鄭聲靡靡當時尚之如師筏師慧師悝師觸師蠲之徒鄭人往往以之賂列國夫子懼其聲之曼衍蕩人心志而不自知也故復著之戒曰放鄭聲鄭聲淫八

年之中九合諸侯霸功之盛莫比焉鄭會蕭魚始以師悝等為賂斯其所奏豈非所謂靡靡而蕩人心志者耶悼公自此霸業少衰會吳伐秦皆不自行至戚之會反為孫氏謀定衛亂或鄭聲之潛移其心志歟魏絳辭金石之樂而規以顧思其終有以也夫

廣車軘車淳十五乘

疏廣車橫陳之車軘車屯守之車射禮二算為純一算為奇是淳為耦也廣軘車相耦凡十五乘

歌鐘二肆

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疏周禮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此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無磬不得成肆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疏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盟戲十年會柤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也　按齊桓九合諸侯

其數不止于九故論語集註定作糾晉悼恰有九會

晉語以為七合葢不數救陳與戍鄭也

藏在盟府

注司盟之府疏司盟見周禮司盟之府掌藏功勳與

策故有賞功之制

十二年臨于周廟禮也

注周廟文王廟也　愚按趙伯循謂魯無文王廟猶

周禘無帝嚳廟只是臨禘時設文王主與尸而祭之

此周廟杜預以為文王廟與趙說不同據傳文周廟與周公之廟別言之則周廟為文王廟矣鄭祖厲王立所出文王廟知魯亦立文王廟也哀二年蒯聵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是衛亦立文王廟也郊特牲云諸侯不得祖天子而魯鄭衛皆立文王廟此後世之失也

劉敞曰魯君僭而立周廟三家僭而立公廟左氏謂之禮豈不誤哉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祖廟同宗于禰廟

及姑姊妹

疏釋親父之姊妹為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蓋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

十三年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注告廟飲至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即書至悉闕乃不書　趙汸曰當時諸侯以善事伯主內外無虞為勞績衰世之意也書勞即是書至杜說非

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

疏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軍曰卒在車曰乘新軍將佐皆還其軍內十人之長率其步卒車士與新軍官屬軍尉司馬之類令下軍將佐兼領之周禮夏官軍制不言什人有長此云什吏者晉人爲軍則然

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

言鄭使良霄如楚期楚來救以退諸侯之師也今既

不能而遣之歸其君與大夫必以奉使無狀廢棄之良霄因此怨恨其君憎疾其大夫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之心不固豈不愈于久執之乎舊解都不明白

十四年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賜我南鄙之田

疏僖二十二年傳云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昭九年傳云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此言秦人逐之惠公

與田三文不同者此戎本處瓜州遠在秦之西北秦貪其土晉貪其人二國共誘而使遷僖傳是其實也昭傳主專責晉故指言晉耳

子叔齊子

注齊子叔老字也　陸粲曰叔老公子嬰齊之子不應以父名為字齊是謚也愚謂父名不可為字獨可為謚乎當是二名不偏諱耳

秦人毒涇上流

孫武子無迎水流張預曰卑地勿居恐决水漑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泝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于上流春秋諸侯之師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是也

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

注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之疏鄄人為公執公徒之散走者　劉用熙曰公雖居鄄鄄人反執公徒言公失民也愚謂公必不安

于鄍故復居郱詳當時事勢劉説得之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疏鄭玄云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

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

按釋文云乏祀本或作之誤也又説苑引此傳文作困民之性乏神之祀或曰古字生性通用豈此乃生字之誤歟

范宣子假羽旄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愚謂晉自悼公之後霸業衰矣實始于齊人之貳晉楚之爭衡也齊秦時倔強其間爲晉霸梗秦在西陲晉蔽之害不及諸國齊居山東一與晉異即加兵魯衛而邾莒助之爲魯患尤甚士匄乃以一羽旄啟其貳罪可勝道哉

十六年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

疏特言書曰是仲尼新意舊史當書荀偃在前　傳遯曰齊子本會荀偃而經特以會鄭伯爲文列之于

諸臣之上不使夷之于諸大夫也按此說于義無取

當以陳止齋後傳為正陳義見集說

讀左日鈔卷六